

将军与第二代

本期剧本

将军与第二代 (四幕话剧)

明天, 你们将去何方 (四幕话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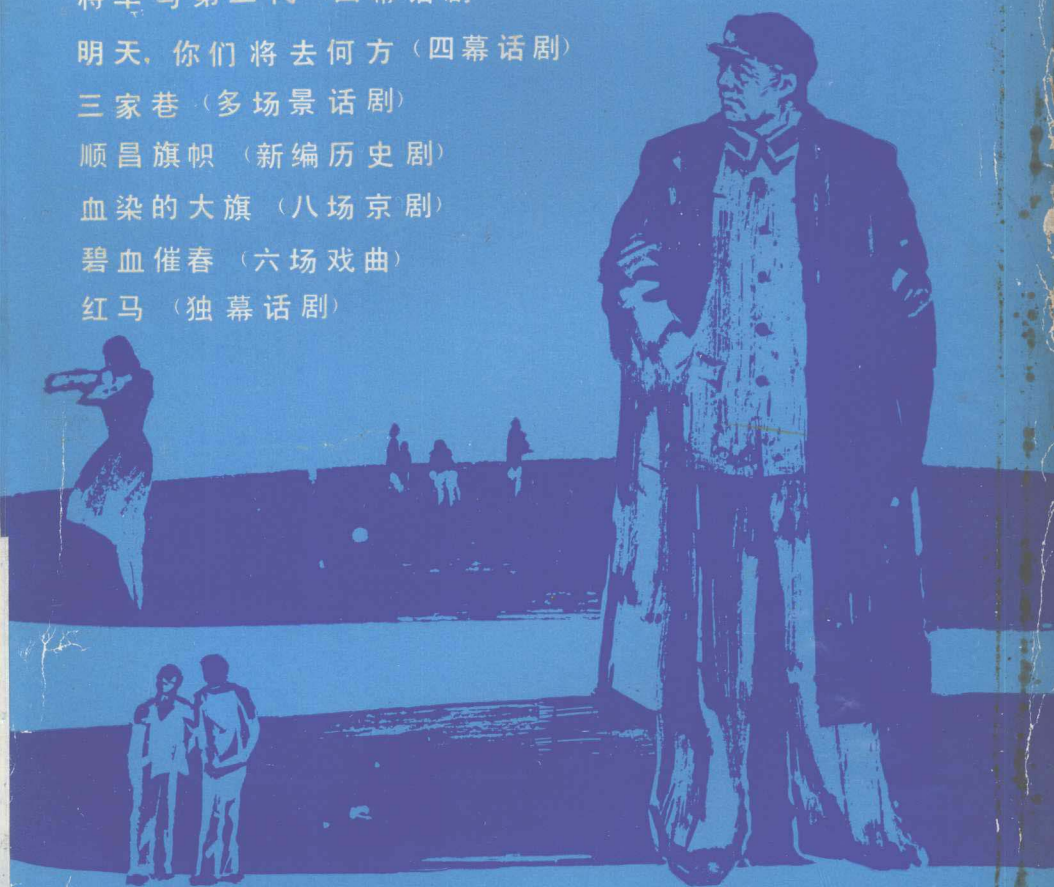
三家巷 (多场景话剧)

顺昌旗帜 (新编历史剧)

血染的大旗 (八场京剧)

碧血催春 (六场戏曲)

红马 (独幕话剧)



戏剧界



THEATRICLE CIRCLE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将军与第一代

《戏剧界》丛刊总第九辑

《戏剧界》杂志社编辑出版

一九八三年五月·合肥

责任编辑：李佑一 汝 贵

封面设计：李保林

将军与第二代

《戏剧界》杂志社编辑出版

(合肥市宿州路九号)

安徽省报刊登记证36号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刊号：26—16 定价：0.45元

目 录

✓ **将军与第二代**(四幕话剧).....房 子(2)

✓ 沉郁之情 悲慨之歌.....沙 扬(66)

——《将军与第二代》人物分析

✓ **明天,你们将去何方?** (四幕话剧).....吴保和(69)

✓ 致《戏剧界》编者.....陈恭敏(111)

✓ **三家巷**(多场景话剧).....曾 炜(113)

✓ 贵在探索的尝试.....郁 华(164)

——《三家巷》得失谈

✓ **顺昌旗帜**(新编历史剧).....施培毅 徐达璐(166)

✓ 朴实的美.....永 清(193)

——《顺昌旗帜》读后感

✓ **血染的大旗**(八场京剧).....王汝贵 邓翔云 莫非 张威(195)

✓ 光彩来自创新.....唐先田(223)

——读《血染的大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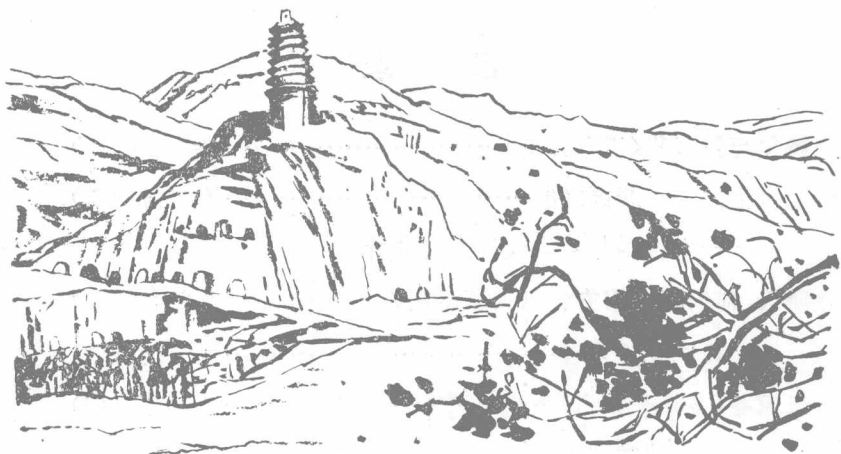
✓ **碧血催春**(六场戏曲).....许宗元(226)

✓ 现实·理想·奋斗·牺牲.....凡 川(241)

——初读《碧血催春》

✓ **红 马**(独幕话剧).....赵耀民(244)

✓ 红马,令人神往.....鲁 宁(259)



将军与第二代

(四幕话剧)

房 子

人 物

- 关海涛 某兵种的副政委，老红军，六十多岁。
- 关 鹏 关海涛儿子，插队知识青年，后考取研究生，二十七岁。
- 伶俐 关海涛的养女，二十二岁。
- 延 婴 关海涛战友的妹妹，三十六、七岁，外科医生。
- 贺奶奶 关海涛战争年代的房东，延安郊区老赤卫队员，近八十岁。
- 玉 珍 贺奶奶的孙女，二十四岁，农村姑娘。
- 铁 柱 贺奶奶的孙子，二十六岁，公社文书。
- 李玉凡 某高干夫人，四十五岁，贺奶奶儿子的前妻，伶俐的生母。
- 和 平 李玉凡的儿子，二十三岁。
- 高 潮 伶俐的同学，后参军，二十二岁。
- 白 鸽 高潮的妹妹，二十一岁。

刘慕桥 延婴的男朋友，某门诊部副主任，三十九岁。

吴秘书 关海涛的秘书，二十八、九岁。

张处长 关海涛所在单位管理处处长，四十多岁。

门卫、保姆、外商、同学等。

第 一 幕

〔盛夏的早晨。

〔北京某胡同一个四合院的正房。正中有门通院子和外边的胡同。左右各有门通偏房。这是老红军关海涛家的书房兼客厅，陈设清雅而朴素。右边墙上有一幅彭总指挥延安保卫战的图片。旁边的镜框是老关和他的战友在战争年代的合影。

〔幕启：左边房里传出录音机放送的“流行音乐”，显得和这个环境很不协调。稍顷，电铃响，狗吠声。

〔打扮得十分时髦的老关家的小女儿伶俐提着录音机从左室出。

伶俐 (使劲地关上录音机)又是谁来了，一会儿都安静不了！(从茶几上取了一块擦布跑到门边将电铃裹住。把录音机开得更响)

〔被布裹住的电铃继续在响。狗吠得更凶。

伶俐 (关上录音机)亚西！亚西！

〔狗吠声止。

伶俐 (给狗塞了一块吃的)亚西。去，看看谁来了？

〔一阵狗的狂吠声后，不响了。

〔关鹏背着大包小包上，一副陕北庄稼人的打扮。

伶俐 呵。哥哥！

关鹏 (搂着伶俐的肩膀，亲昵地)伶俐！两年不见，长成大人了！

伶俐 你呢，又黑又结实，要是在马路上，人们准不会相信这是将军的儿子！(翻动大小包袱)带了什么好吃的？红枣、核桃……小米儿，带这些干啥？

关鹏 都是爸爸喜欢吃的。

伶俐 你可真成了陕北人了。瞧你这个土老“敢”的样子，你就这么进大学去呀？

关鹏 那是贺奶奶的东西。

伶俐 贺奶奶？

关鹏 我的房东。抗日的时候，爸爸在她家养过伤。

伶俐 (指墙上的照片)就是贺明叔叔他妈妈？

关 鹏 (点头)对。

伶 俐 那可怎么办呢？她来看儿子，儿子却已经……这怎么办？她人呢？

关 鹏 她孙女儿陪她看腿来了，我得赶紧找到爸爸。(打电话)请接关副政委办公室……(向伶俐)快告诉我，爸爸好么？

伶 俐 他呀，劲儿才大呢，成天不落屋。

关 鹏 (对电话)什么？他下部队去了？……(挂断)

伶 俐 看看，是不是？咱们国家可真怪，象爸爸这样的将军，闲起来可以十年不工作，忽然一个早晨官复原职，六十多岁的人又得象小伙子那么干。唉，老头儿落实了政策，咱们这当狗崽子的也该翻翻身儿了，总算没白祈祷啊！(哼唱)“我每天都在祈祷……”

关 鹏 (抚摸着妹妹的脸颊。怜爱地)伶俐，你就这么多愁善感地生活么？

伶 俐 有什么办法呢？谁叫我们生活在这个倒霉的时代呀！难怪人们要说中国人的年龄，老人要减十岁，青年人要加十岁！

关 鹏 什么意思？

伶 俐 老人十年没工作，减十岁，青年人变复杂了，加十岁。难道不是吗？(哼唱)“不知道为了什么，爱情它缠绕着我……”

关 鹏 你恋爱了吧？

伶 俐 (避开)哎呀！瞧你，刚到家就审查起我了。(把毛巾、肥皂塞到他手上)得得得，你先洗洗，把房间收拾一下，我这就给好姨打电话。

关 鹏 怎么？个人问题连哥哥都不能说呀，还向我保密？

伶 俐 去去去。你也没向我交代过吗？

关 鹏 我呀，这辈子怕是找不着了。

伶 俐 怎么？

关 鹏 北京姑娘嫌咱太土，农村姑娘怕咱呆不长。告诉我，到底有了没有？是谁？我认识么？

伶 俐 告诉你，没有！

关 鹏 真滑头！

伶 俐 好了。该洗洗去了。晚上请你看内部电影！(拨电话)总机，要门诊部。……好姨么？哥哥回来了。……您就回家？好喽！(又拨电话)要总后礼堂，喂，总后礼堂么？我是关副政委家，今晚放什么电影？咳，八百年前的老片子还在那儿放，真没劲。……(继续拨)

〔在伶俐打电话的当儿，关鹏已换了干净衣服出来。

关 鹏 别打了。咱们两年不见，说说话不好么？没电影看电视不也一样？

伶 俐 别提电视了，提起它我就来气。早让爸爸买架彩电他就是不干。守着这台

“匈牙利”，都老掉牙了！爸爸这个人就这么古板、正统、背时。

关 鹏 别这么说。

伶 俐 给他换房子他不要，给他换汽车他不换，给他补发工资，喏。（伸出两个指头）这个数。到今天还在银行里。人家催他好几次都不去取。结果呢，咱们还住这四合院。原先连自来水都没有，这才安装。人家那些干部都坐上“红旗”了，他呢，还是那辆“伏尔加”。……

关 鹏 （笑）你可真成了老太太了，什么都管。

伶 俐 我要不管，这家谁也不会管。别看好姨比咱们大十几岁，可是个书呆子。除了她那些门诊病人，别的事简直跟孩子一样。在家什么话都不说，可真成了“疙瘩的闺女”了……

关 鹏 什么？

伶 俐 “疙瘩的闺女”——老处女。克雷洛夫的寓言。

〔开门声。

伶 俐 好姨来了。

〔孩子们的好姨——朱延婴，是关海涛战友的妹妹。父母早丧，哥哥牺牲后一直跟老关长大，称老关为大哥。孩子们叫她“好姨”，现在是某医院门诊部的医生。

延 婴 （在门外）关鹏！

关 鹏 （向门外跑去）好姨！

延 婴 （上）快。接一下。

关 鹏 （接过酒瓶和食品袋）买这么多东西？

延 婴 你这个陕北老乡馍吃够了，今儿给你改善改善。

伶 俐 （逗趣）别忘了今儿星期六，好姨有客人！

延 婴 （看了她一眼）伶俐！

伶 俐 （接过食品做了个鬼脸，打开食品袋深深吸了口气）红肠、烧鸡，哟！还有对虾，哥哥，你的口福真好！（放下食品袋，摆弄录音机）

延 婴 （脱下外衣，打量着关鹏）长个儿了，结实了！手劲还不小！

关 鹏 您还是那么年轻……

延 婴 瞎说，人到中年，瞧，头发都白了……（拉关鹏坐下）祝贺你考上了研究生。进的是铁道学院？

关 鹏 （点头）桥涵专业。

延 婴 怎么想着去学桥涵了呢？

关 鹏 咱们那儿沟连沟，壑连壑，山梁跟山梁离得可近了，走起来却要半天。我早就想，假如能用旱桥把它们连起来该有多好。后来我就一个劲儿地自学

钻研，正好这是个冷门儿，给碰上了。

延 婴 祝贺你自学成材！今儿给你做好吃的！

关 鹏 什么？

延 婴 江米……

关 鹏 炸糕！

伶 俐 （紧接）小豆粥！

〔欢笑声中延婴捧着食品袋下。〕

关 鹏 好姨为咱们苦了这些年，该成家了。

伶 俐 谁知她心里怎么想。刘叔常上咱家来，向她一个劲儿地检讨、认错。可她呢，冰棍一根，一根冰棍！冰棍放到嘴里还化呢，她这根冰棍是钢铁铸的，永远化不了……

关 鹏 （反驳）她是冰棍，你是什么？巧克力？又香又甜，谁都喜欢，是么？

伶 俐 哥哥，你坏，你坏！……（用拳头捶他的背）

关 鹏 嘴太尖刻要吃亏的。

〔延婴上。〕

伶 俐 谁象你呀，面团儿一个，人们爱怎么捏就怎么捏。（进内）

关 鹏 我这个面团可有骨头，小心咯了牙……

延 婴 瞧你们兄妹俩，刚见面就叮咛上了……哎，伶俐的事跟贺奶奶说了么？

关 鹏 没有，不过这回总得告诉她老人家了。

延 婴 可是伶俐还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贺奶奶的孙女儿。

关 鹏 所以得赶紧找到爸爸。

〔电铃响，伶俐上。〕

伶 俐 该不是贺奶奶来了？

关 鹏 我去开。

伶 俐 哎，等等，见了她该怎么说呢？

关 鹏 贺奶奶年纪大了，她受不了，你就当什么也不知道，等见了爸爸再说。（下）

〔延婴和伶俐在屋里忙了一阵。〕

〔关鹏引进来的不是贺奶奶，而是刘慕桥。〕

〔刘慕桥，三十八、九岁，外表英俊、壮实。他是延婴过去的同学，现在的同事——门诊部的副主任，他穿着一件白的确良衬衣，手上端着一盆花。〕

伶 俐 刘叔，我知道您今天准来。

慕 桥 小鬼，快把这盆一串红拿去放好，再洒上点水。

伶 俐 知道。（接过花盆欲下）

慕 桥 这儿还有和平给你的请帖，今儿他生日，晚上请你去……

伶俐 跳舞？谢谢，我知道他会来请，衣服都换好了。

慕桥 还有，看——（取出一摞盒子）

伶俐 （接过）录音带！进口的……

慕桥 专门送给你。

伶俐 谢谢你，太感谢了！

慕桥 别谢，主人不是我。

伶俐 谁？

慕桥 晚上你就知道了。

伶俐 呵，还这么神秘？

慕桥 （笑）有那么一点儿……

关鹏 我上胡同口看看贺奶奶去。可别走岔了道。（向伶俐示意）伶俐！（与伶俐同下）

慕桥 （望着关鹏下，似不相识）这小伙子是伶俐的男朋友？

延婴 记性真好。十年前你跟红卫兵上我们这儿抄家那会儿，用拳头使劲捶你的那个小男孩儿你忘了？

慕桥 何必呢，延婴，刚见面就揭人的疼处。

延婴 我忘不了……

慕桥 我已经向你检讨过多少次了……

延婴 检讨不是药，它治不了心上的伤口。（自语地）算了，还提这些做什么。

慕桥 今天不谈这些吧！

延婴 不是你先说的么？

慕桥 我……

延婴 好吧。如果有事，您就吩咐。要是没有……

慕桥 延婴，难道我们见面谈三分钟的话也不行么？今天我又不是来求婚，是来告诉你一个消息……

延婴 什么消息？

慕桥 我的表姐——

延婴 伶俐的生母？她不是在国外当“三秘”么？

慕桥 （点头）最近从驻外使馆回来了。

延婴 升官了？

慕桥 这么理解也可以，调在外贸部门工作。

延婴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慕桥 你是看着伶俐长大的，她亲生父母的情况你也清楚……

延婴 什么意思？

慕 桥 叫我怎么说呢。这事关系到你们家庭，关系到伶俐今后的生活道路……但是又不能直接和关副政委说，只好先和你商量。

延 婴 她想来认伶俐？

慕 桥 （难以启口）还不止这样……

延 婴 （悟）把她接走？

慕 桥 （无以对答）

延 婴 你来替她当说客？

慕 桥 不、不。我绝不是这个意思……

延 婴 你走吧！

慕 桥 延婴！

延 婴 二十年前她为什么同贺明离婚，扔下伶俐，你不清楚？老关为什么抚养伶俐你不知道？

慕 桥 你听我说……

延 婴 伶俐是老关心上的一块肉，比亲生女儿还要亲。老关受了这么多年的迫害，回来没几天就把伶俐带走，这对老关有多大的打击你想过吗？

慕 桥 正因为想到这些，才来和你商量嘛！

延 婴 你走吧，我没时间奉陪了！

慕 桥 （自尊心受到伤害）你！……好吧！（生气欲下）
〔伶俐上。

伶 俐 刘叔，您怎么刚来就走？

延 婴 （制止）伶俐！

伶 俐 （不解地）好姨？

延 婴 把那盆一串红还给你刘叔……

伶 俐 好姨……

延 婴 快去拿来。
〔伶俐下，拿上盆花。

延 婴 （接过盆花交给刘，一语双关地）谢谢你的好意！
〔慕桥无奈只得悻悻地出门。

延 婴 （望着下去的刘慕桥，痛苦地嘘了一口气）

伶 俐 好姨……

延 婴 让我安静会儿……

伶 俐 你太不近人情了。

延 婴 你不懂。

伶 俐 你们是老同学，又是同事，十几年前就好了，他等了你这么久，你就……

延 婴 (痛苦地)够了,别说了!

伶 俐 好,不说就不说。

〔伶俐提录音机进内室。

〔内声:“可以进来吗?”

延 婴 谁呀?

〔管理处张处长上。

延 婴 哦,张处长。

张处长 你们家门没关,我就进来了。关副政委不在家?

延 婴 他不在机关么?(给张倒水)

张处长 是这么回事。就是他那补发的工资,我到他办公室去了几次他都不领,处里要清账,我只好给送来了。

延 婴 这事一定要等他回来。您坐会儿吧,喝水。

张处长 我看你就替他收下吧。

延 婴 他的脾气您是知道的。

〔伶俐抱着录音机从内室出,音量开得很响。

延 婴 轻点,伶俐,你不见有客人?

张处长 没关系,没关系。小伶俐,听的什么歌曲呀?

伶 俐 “流行歌曲”,刚进口的。

延 婴 难听死了,男不男女不女,简直象猫叫!

伶 俐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喜欢!

〔延婴将录音机关上。

伶 俐 我偏开!(开录音机)

〔汽车喇叭声。

张处长 关副政委回来了。

〔关海涛上,吴秘书随后。关海涛,六十开外,身材不高,外貌平凡,虽然受过迫害,但很精神。他穿着白衬衣、军裤,手上拿着军衣、军帽。

伶 俐 爸爸!(接过关手上的军衣、军帽)

关海涛 伶俐!怎么用这样的音乐来欢迎我们呢?

伶 俐 (关了录音机)爸爸!

延 婴 大哥!

张处长 首长。

关海涛 这种曲子和咱们这个军人家庭太不协调了。

伶 俐 百花齐放嘛,您思想也太那个了。

关海涛 太僵化了?哈哈哈哈哈,我不是一概反对外来的,我是说我们总得搞些健康

向上的东西嘛!

伶俐 (唱进行曲)“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

关海涛 (被逗得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一说健康就准是八路军军歌?外国的肖邦、贝多芬,还有什么柴可夫斯基来?也都很好嘛!坐坐,都站着干吗?家里嘛!(众先后就座)吴秘书,没事了,你也休息吧。对了,贺明的平反决定按上级的指示发给全军,他的事迹要在军内见报。

吴秘书 是!(在本子上记录着)

张处长 关副政委……

关海涛 我知道,又是为了补发工资的事是吧?我早就说过了。

张处长 是这样的,首长,会计要清账……

关海涛 按我说过的意见办吧。

张处长 这……首长,我们有些为难,哪怕您先收下再处理也行。反正已经用您的户头存银行了,这是存折。

关海涛 哪有那么多啰嗦事,你们先替我保管。

伶俐 爸爸!

关海涛 就这么办,小吴,送张处长。

吴秘书 (向张处长)请——

张处长 好吧,什么时候需要,您说一声。

[吴秘书与张处长下。]

伶俐 (不满意地)爸爸!

关海涛 有意见啦?

伶俐 就是嘛,哪有你这样的老“敢”,送到门上还不要。再说这是对您落实政策,又不光是钱,那么多苦白吃了?

关海涛 孩子,你不懂……

伶俐 这是您自己的工资。

关海涛 自己的工资也是人民的血汗哪!——

伶俐 (打断)行了行了,又上政治课。耳朵都起茧了!

延婴 (觉得过份了)伶俐!

[伶俐噘着嘴不哼声。]

关海涛 好,好,不说了,你看你小嘴都能挂啤酒瓶了!

伶俐 没见过这么扣门的!猴精!

关海涛 哈哈,还有什么?都说出来吧。

伶俐 就是扣门儿嘛,张嘴就是人民、人民……我就不是人民啦?

关海涛 (反被逗笑了,豪爽地)好吧,人民,你想买什么?

伶俐 咱们那个老“匈牙利”总该换换了吧？

关海涛 好，我赞成，（向延婴）给我张纸。

〔延婴递纸给关，伶俐给关戴上花镜。

关海涛 （在纸上记着）换个彩电，两千九。

伶俐 加天线——三千。

关海涛 行，可以考虑。还有呢？

伶俐 买个三五牌立体声四喇叭，带耳机的，这个已经旧了。

延婴 旧了？声音不还挺好么？

伶俐 换换嘛，再说这个还可以处理……

关海涛 要多少？

伶俐 大概——一千五。

关海涛 记下了，你再提吧。

伶俐 还有电冰箱，人家都买了。

关海涛 （严肃起来）大的，300立升，算它一千五。还有——空调器，三千。还有呢？

对了，录象机？



〔伶俐看了爸爸一眼。

关海涛 延婴，你给加加。

延 婴 哎！

关海涛 你再报吧！

伶 俐 这个……

关海涛 报呀！

伶 俐 没了……

〔关海涛一拳砸在写字台上。

〔伶俐吓了一跳。

〔静场。

关海涛 (激动地在屋里来回走动，指着镜框)把它取下。

〔伶俐不明白什么意思，站着未动。

关海涛 取下来！

〔伶俐取镜框走到关身边。

关海涛 (平静地)你过来。(指镜框中的照片)这是谁？

伶 俐 小朱叔叔。

关海涛 你好姨的哥哥。他怎么死的？

伶 俐 被鬼子的大刀……

关海涛 现在还在太行山的沟沟里。这一位呢？

伶 俐 贺明叔叔……

关海涛 怎么死的？

伶 俐 您说过多少遍了……

关海涛 再说一遍！

延 婴 大哥！

关海涛 说！

伶 俐 因为你们都是彭总的部下，十年前他同您一起进了监狱。后来……

〔关海涛思绪万千，激动地走向伶俐，紧紧地搂着她。

伶 俐 爸爸……

关海涛 (感情地)孩子，不是爸爸吝啬，我是难受哇……(哽咽着沉默了一会儿)你贺明叔叔，几十年的共产党员，没有死在战场上，没有死在敌人的马刀下，却死在这……咳！……为革命出生入死几十年，死的时候两手空空，连一口水都喝不上……什么彩电，什么电冰箱他们连看都没有看到过……我是难受……

延 婴 大哥！

伶俐 爸爸……

关海涛 从今天起，不准提那两万元！

〔电铃响，狗吠。

延 婴 关鹏他们回来了。

〔关海涛拭泪，起立整装。

延 婴 贺明大哥的事，贺奶奶……

关海涛 唔……先安排她们休息。

延 婴 嗯。（下）

〔贺奶奶的孙女玉珍搀奶奶上，关鹏同上。贺奶奶年近八旬，满头银发，但身体还相当健壮，玉珍二十来岁，黝黑、结实，剪着短发。

关海涛 （急迎上前）贺大娘！

贺奶奶 （扑上前来）老关！（紧握老关的双手，把老关从脸到手抚摸了一遍）还活着，还活着，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悲喜交集，用衣袖拭泪）这是我的孙女，叫玉珍，贺明他哥哥的孩子。过来见见你关大爷。

玉 珍 （腼腆地）关大爷！

关 鹏 爸爸！

关海涛 （搂过关鹏的肩膀，对贺奶奶）鹏儿给您添麻烦了。

贺奶奶 这孩子我要下了，你舍得么？

关海涛 男儿志在四方，总要走的。

贺奶奶 到我们山沟里，你不心疼？

关海涛 我不也是山沟沟里出来的么？跟着您这个老赤卫队员，我一百个放心。

贺奶奶 那咱就说好了，等他毕了业还回咱们陕北去！咱们那儿正规划着建一些早桥，把那些沟沟壑壑连起来，将来你再到我们那儿可就大变样了！

关海涛 好！

贺奶奶 玉珍，快把那枣儿拿出来，叫你关大爷尝尝。

玉 珍 （捧枣给关）关大爷。

关海涛 （抓起红枣吃了一颗）真甜！我做梦都想陕北的枣儿啊！（思绪万千）这些年咱陕北的生活提高了吧？

贺奶奶 （停了停，沉重地）不好啊，老关，打五八年起，人一年比一年多，口粮一年比一年少，跟大生产那会儿比，可差远啦！

关海涛 唔——

贺奶奶 枣园大队的孩子没见过白的馍，不知道馍还有白的。春天粮食不够，多少人到外边去要饭，大队给开路条……

关海涛 要饭？！

贺奶奶 当初咱们是大寨县哪，往那些不是大寨县的公社去要哇！

关海涛 大寨县往不是大寨县的公社去要饭？

贺奶奶 大寨县成天吆喝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逼着说假话。连口粮都征购了，不是大寨县的倒是队队有余粮……

关海涛 是这样！

贺奶奶 有一回，我在延河边上遇到一个老赤卫队员，端着饭盒要吃的。我说，你别给咱赤卫队员丢脸了。他说，嫂子，有啥办法呢，家里老小六七口人，没吃的啦，总不能等着饿死啊……鹏儿还去要过一回呢！

关海涛 鹏儿也要饭？！怎么信上没说起呢？

贺奶奶 前几年您不还在受审么？

关海涛 唔。

贺奶奶 虽说现在要饭的少了，可日子还是不好过……老关，解放都三十年了，咱们老百姓的生活——

玉 珍 (劝阻)奶奶！

关海涛 您问得好啊！三十年啦，老百姓的生活应该提高啦……

贺奶奶 眼下的生活还不如大生产那会儿。那会多红火，多有奔头！毛主席号召大生产，周副主席、朱老总和咱们一块儿纺线线，一块儿抡镢头，同大伙一样穿粗布衣，官兵一致，军民一家。进了北京城，把咱们给忘了……

关海涛 大娘！……

贺奶奶 一路上我还这么想呢，能见到老关吗？别当了大官，不认我这个大娘啦。要不干吗连我那亲儿子都……每月除了寄钱，连封信儿都没有！

关海涛 (痛心)大娘……

贺奶奶 这回我非要亲自来看看，好好教训教训这个不孝的儿子！……顺便找个大夫看腿……

关海涛 腿怎么啦？

贺奶奶 前年发大水，村里一个知识青年叫水淹了，就是玉珍的那个对象……

玉 珍 (羞涩地)奶奶！

贺奶奶 在你关大爷面前有啥不好意思的？她那个对象也是北京的，前年就回来了。我跟玉珍俩去救他，水里泡久了落下的病。

关海涛 唔。

关 鹏 奶奶，在家多住些日子吧。

〔延婴上。〕

延 婴 屋子收拾好了，让大娘休息吧。

贺奶奶 我不累，身子骨结实着呢。我们庄稼人起早摸黑从不休息，想要休息准是